

愛是不容易的

校花和才子

朱生豪與宋清如

● 屠駿祥（大陸作家）

他走了她堅強活著

當我想起生豪的時候，好像他還是握著筆出神凝思的樣兒，但這畢竟是憧憬，是幻象，他永遠不會回來了。雖則這一段淒涼的悲劇的尾聲，也許會永遠留著回響……

宋清如一九九一年十月廿八日

一九九一年十月廿八日下午，早年有才女之稱的宋清如老人審讀完《愛是不容易的》一文後，已是晚上七點多鐘了，激情難平的她，用顫抖的手給作者寫下了這一段不知在心中念叨過多少次的滿含深情的話。

人生短暫

他的人生歲月宛若一羽閃亮的箭，短暫而耀眼。十年中的三千六百多個日日夜夜，他以殉道者的精神，溶自己的生命之血，點點滴滴地澆鑄在「中國翻譯界一件最艱巨的工程」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劇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翻譯史上寫下了永恆的一筆，樹起了「創世紀」的碑文。

朱生豪，這位飽嘗舊中國深重災難的「孤獨的孩子」，給後世留下了燦爛輝煌的業績，也拋

下了「世界上最了解他」的靈氣相通的夫人宋清如……

他走了，她堅強地活著。

這位在朱生豪事業上不可缺少的助手，這位執拗、堅韌的年輕寡婦，把他們共同凝聚的超越生死的愛，化爲力量的源泉，在人生崎嶇而又漫長的道路上繼續跋涉……

往事悠悠。四十七年後的一個深秋，筆者懷著崇敬之情，來到嘉興鴛鴦湖畔東米棚下十四號朱氏老屋，拜訪了朱生豪先生的遺孀宋清如。

走過彎彎曲曲的河埠，穿過幽靜窄小的弄堂，前面是一個四四方方的天井，天井裡幾盆黃菊開得正艷，水跡斑斑的牆上爬滿了藍瑩瑩的野薔薇。宋清如就居住在靠天井東頭的廂房裡。

才女之江大學校花

在我見到她的那一刻，她正伏案爲《新文學史料》撰寫回憶朱先生的文章。八十一歲的她已滿頭銀絲，盡管歲月在她歷經滄桑的臉上刻下了道道皺紋，但從她溫文和藹的笑容裡，依然可尋到當年才女被譽爲「之江大學一朵花」的宋氏二

小姐那純美恬靜的影子。

她的臥室陳設簡陋、整潔。靠北牆的老式木床上架一頂白紗蚊帳，脫了漆的八仙桌上堆滿了書籍、稿紙，床頭那個朱漆五斗櫥上擱著一個木書架，書架上面端正正擺著一張放大的朱先生的遺像。再往上，懸掛著一塊題有「譯界楷模」幾個雄健有力的大字的長匾。這是朱生豪逝世四十四周年之際，由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委託上海翻譯家協會會長草嬰先生等一行專程送來的。我說明來意，她沒有馬上作答。她提起桌上的紫砂茶壺爲我倒了滿滿一杯水，然後，緩緩地坐在椅子上，輕搖著無意中從枕頭邊拿起來的芭蕉扇，眯著雙眼，久久地盯著擺在書架上的那張朱生豪先生的遺像，凝神靜思……

宋清如望著這歷史的見證物，眼淚禁不住滾下來滾下來，她嚙動著嘴巴喃喃自語：「愛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

她出身於江蘇常熟一富戶人家，因排行第二，人們便稱她宋氏二小姐。頭腦封建的父親篤信「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信條，只求女兒做一個賢妻良母，而不希望她識文認字。但天生聰慧的她

的易容不是愛

① 晚年時的宋清如。

② 早年頭戴文學學士帽的宋清如。

③ 朱生豪的譯稿手跡。



①



②

③

第三輯 譯稿

本輯收既前二輯中所收的喜劇則傳奇劇等共十種，它們在莎士比亞中都是屬於次要的作品，因而取不掩瑜，即使在此些次要的作品之中，我們也可以隨處發現燦爛的珠玉，同時有了認識莎士比亞整個的面目，但是這些作品更不若我們所說，本劇的性質，略述如下：

「愛的徒勞」是莎士比亞第一本寫就的喜劇，它的主旨在於諷刺當時上流社會輕浮虛誇，掉尾弄舌的習氣，故事極簡單平淡，且全劇充滿了濃烈的諷刺與嘲諷的鋒芒。

「錯中那二士」是莎士比亞早期試作的悲劇，全劇體裁是失敗了的，但第一幕第二場描寫奧利威拉到情人卡德那時的心理，却是一段絕妙的文字。

「錯誤的喜劇」則得記，莎士比亞的風格，他們三劇，都不是純正的喜劇，祇能認為笑劇（Farce）。最後一本是莎士比亞伊莉莎白女王之命而寫的喜劇，祇能在史劇中，初世中創造了約翰·福斯泰夫爵士，這一個丑角，獲得自他大的成功，所以伊莉莎白世，他就用開丹帶福斯泰夫爵士，作為主角，另帶一個副主角，結果就產生了這一本在博伽即（Boccaccio）式的幽默之上，加一些英國本土

自幼喜好讀書。父親離開人世後，母親拗不過愛女，只得讓她進學堂讀書。先蘇州省立女子師範部，後蘇州女子師範。正當她一心理頭學業之時，六歲就由父母做主與江陰華氏訂下婚約的她，卻面臨著人生最大的轉折點——婚嫁。家裡請來了木工給她做嫁妝，她哭喊著：「我不要嫁妝要讀書！」並以絕食相抗爭。她要家裡把做嫁妝的錢用來供她繼續讀書。善良的母親又一次作出了讓步。

賣塔詩留愛情種子

一九三二年夏，她如願的考進了杭州之江大學國文系。她用自己的嫁妝換來了求知的機緣，維護了自己獨立的人格。

就在秀麗的錢塘江畔，她認識了被一代詞宗夏承燾稱之為「才智，在古人中亦只有蘇東坡一人而已」的江南才子朱生豪。

那是在秦皇山頭上書齋歡迎「之江詩社」新社員的會場上，剛剛申請加入詩社的她，虔誠地寫了一首新詩《賣塔詩》向詩社獻禮。

然而，只認舊詩的詩友們對她的新詩不屑一談，並向她投來了嘲諷的眼光。詩頁傳到朱生豪手上。只有在整個活動中不發一言的他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溫和天真地笑了笑，但還是一言不發。這既不是嘲笑，也不是捧場的舉動，使處境尷尬，個性倔強的她多少得到了些慰藉。當然，她不曉得，那位父母早亡、家境貧寒的書生，已經在心底埋下了愛情的種子。

從此後，他們以詩會友，開始了一次又一次

的接觸。雖然他們兩人單獨接觸的機會較少，但共同的志趣，共同的愛好，把兩顆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他們交換詩稿，互相品評；他們針砭時局，直抒對舊中國的憤懣；他們一起參加之江大學抗日救國委員會，昂首挺胸走上街頭，聲援東北軍民抗日救國。

這時，中學時代就迷戀莎士比亞作品的朱生豪，向她推薦了蜚聲世界文壇的《莎士比亞戲劇作品》。這位六七歲就讀唐詩、學《左傳》、看《古文觀止》的文弱才女，在他的啟動上，憑藉功底還不精深的英語和一本字典，捧起了莎士比亞戲劇。

入木三分的剖析，精妙絕倫的台詞和詩一般優美、華瞻的語言，使他在不知不覺中闖入了一個嶄新的文學新天地。

是個梅花吐蕊的季節，他們相約來到靈峰賞梅。穿梭于暗香襲人的梅海之中，他倆興致倍增。一向沉默寡言的朱生豪，此時「金口大開」。他們談家庭，談人生，談畢業後的志向……自然而然地，他們談起了英國戲劇大師莎士比亞和他的《莎士比亞戲劇》。

「可惜啊，這麼好的文學精品，卻沒有一個完整的中譯本。」她搖著頭不無遺憾地說。

朱生豪沒有立即回答，他牽著她的手穿過一叢叢做指天穹的臘梅，登上靈峰最高處，高聲說道：「會有那麼一天的！」說完這句話，朱生豪那張蒼白的臉上顯現出片片紅暈。他捏著她的手，瞪著雙眼，神色異常嚴峻。

望著這位只因不願做「亡清遺嬰」，而把自

己的生日改在民國建元之初的、性格獨特的才子，她沒有搖頭，也沒有點頭……

十年相戀戰火相煎

宋清如回過神來，抹掉淚痕，用顫抖的手從抽屜裡取出一支鋼筆：「他用這支筆給我寫了五四〇多封情書，又用這支筆譯完了三十一卷半的莎翁戲劇。」

這支已破爛的、磨平了筆尖的女式美國康克林水筆，是當年她送給朱生豪的。

一九三三年夏，朱生豪即將要離開之江大學赴上海世界書局供職了。臨走前的一天，經濟拮据的他收到了一筆數額不大的稿費，就在這天晚上，他把她邀到了六和塔下的一家小飯館。

黃昏，朦朧的月色透過窗櫺灑在他倆的肩頭。快要分別了，兩人的心情似乎特別沉重。本來不多言語的朱生豪，只是一筷又一筷地把菜夾到她的碗裡。他們低著頭靜靜地吃著，好像在慢慢地品味著這時間，這情景，這人生……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許久，朱生豪長嘆一聲，終於忍不住抬起了頭，深邃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她那張清麗、端莊的臉。「沉默寡言之之江詩人」再也不能沉默了，他情不自禁地朗誦起了那首用激蕩的心寫下的《別之江》的長詩：

只一次再讓我

緊緊地靠著你，望一望

你圓活的黑眼，清清的

一汪里也許已浮上

悵惘。不，我不願

再招起徒然的哀感，

看我的臉上已浮出

笑痕。讓我們追溯

第一次的見面——

啊，親愛的朋友！

我羞紅的頰湊近

你的身邊告訴，從那時起

我已……

她的心在顫動。她避開他那灼人的目光，轉身向窗口望去。窗外，一彎殘月孤零零地掛在江邊的樹梢頭，遠處不時傳來流泉淙淙，風濤呼呼的聲音。觸景更生情，她鼻子一酸，兩行晶瑩的淚珠從臉上滴下來。

她在轉身的一瞬間輕輕擦去淚痕，順手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了那支烏黑發亮的美國康克林水筆。在當時，只有富貴人家才買得起這樣高檔的水筆。取得抗婚勝利後，她特意去買了這支筆作為永久性紀念。這支筆是她砸爛封建婚姻枷鎖，換取獨立人格的見證。她原本要用這支筆去開拓一個屬於自己的新世界，去摘取事業皇冠上璀璨的明珠。可是，今天她要把它獻給靈氣相通的朋友朱生豪。

在他接過鋼筆的那一刻，兩雙顫抖的手緊緊地、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沉默，長時間的對視。此時此刻此情此景，任何語言都顯得蒼白無力。

……

當上世界書局英文部編輯後，朱生豪在和同仁們一起編纂《英漢四用字典》的同時，也向她發起了愛的總攻擊。這位不善言談，卻善于筆耕的「古怪才子」，用她送給他的那支筆，寫了一封又一封洋洋灑灑、熾熱難耐的情書：「你是一個美麗可愛的人，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的精神合起來畫成了你的身體和靈魂，你要我以怎樣的方式歌頌你……？」

面對愛情的壯麗詩篇，宋清如似乎猶豫、徬徨了。是愛還沒有成熟？抑或是預見了以後生活的艱辛？說不清。她暫時把自己的一顆愛心包裹起來了。

「……謝謝你，謝謝你給我一個等待。做人最好在等待之中，須是一個遼遠的期望，不給你到達最後的終點，便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目標……」

愛，便在這痛苦、磨難和等待中，一步步升華。

專心翻譯莎翁全集

一九三五年春，當「日本帝國主義欺侮中國人民氣焰很盛，譏笑中國文化落後到達莎氏全集都沒有譯本」時，決意要「為中華民族爭一口氣」的朱生豪，在世界書局英文部負責人詹文滄先生的支持和幫助下，開始了一項填補中國文化空白的宏偉工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

要把一位英國文藝復興的大師、「人類最偉大的戲劇天才」的二〇〇萬字的鴻篇巨著介紹到中國，談何容易。幾乎在這同時，魯迅先生寫信

給大名鼎鼎的林語堂先生，勸他譯些如《莎士比亞戲劇》之類的英國文學名作，「于中國有益，在中國留存」。但是，林先生知難而退了。如此橫貫中西的飽學之士都不輕易碰動的大部頭，你朱生豪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小卒，卻敢干問津嗎？反對的、嘲笑的好言相勸的，一時疑言迭起，但一切的一切都沒有阻止朱生豪的行動。

他把翻譯莎劇的打算告訴了還在之江大學讀書的宋清如。他在給她的信中寫道：「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舍弟說我將成為民族英雄，如果把 Shakespeare 譯成以後。」

她佩服他的膽量和勇氣，她為他高興。「會有那麼一天的。」在靈峰賞梅時，他說的那句堅定自信的話又回蕩在她的耳際。從那天起，她似乎就有這種預感，如今預感變成了現實，她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要不惜犧牲學業支持他譯莎。她四處奔走為他搜集莎劇的各種版本、各種資料。在她的全力支持下，在愛的驅動下，朱生豪握著她送給他的那支筆，去攻佔他所認定的偉大的目標了。

第一卷《暴風雨》譯成了，接著是《仲夏之夢》，接著是《無事煩惱》……朱生豪每譯完一卷，都要寄給她過目。她為他校正、瞻清，她與他同享歡欣。

也許是「神筆」相助吧，朱生豪的翻譯速度異常驚人。他在給她的信中自豪地說：「我現在已習慣了用鋼筆，我永遠感謝你送給我的那支鋼筆，因為它給了我許多。」他得意地向她宣告：兩年之內譯完莎氏全劇第一輯。

一九三七年六月，第一輯「喜劇」已譯完七卷，交付世界書局。可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他的譯莎工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八月，日軍在上海製造事端，挑起虹橋機場事件，地處要津的世界書局首當其衝。

宋清如床尾那只長條凳上放著一只藤箱。她撫摸著這只已失去光澤的、古樸的藤箱，不無心痛地追憶：「世界書局和生豪的寓所遭日軍的炮擊，他只搶出了這只藤箱……」

當日軍的一發發炮彈呼嘯著在世界書局上空掠過、爆炸時，朱生豪首先想到的是：拚死命也要搶出那只藤箱。這裡面裝有一本《莎士比亞全集》英文原著，一本《牛津字典》和一本《英漢四用字典》，這裡面裝著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和全部希望。他什麼都可以不要，但他不能不要這只藤箱！

即將付梓的七卷莎劇譯稿、有關資料和本已經釐定的詩集《古夢集》、《舊體詩》、《小溪集》、《丁集集》（新詩）連同僅有的一點家當，還是逃脫不了厄運，被日軍的炮火毀於廢墟之中。

「工程」剛剛打下基石就轟然倒塌，他怎麼能忍受得了！他拎著那只藤箱如一頭暴怒的獅子，橫衝直撞于大街小巷……

在這個腥風血雨、國難當頭的時刻，宋清如長途跋涉來到了「孤島」上海。她在朱生豪最落魄最痛苦最困難最需要她的關頭，一改過去的羞怯、徬徨，毅然決然地答應了和他結婚。

愛不是容易的
結婚準備工作由她的詩友、熱心潑辣的張荃

大姐一手操辦。証婚人是朱生豪中學時代的校長、之江大學教務長黃式金先生。恩師夏承燾和陸高誼擔當起了介紹人的職責。

婚禮選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從錢塘江畔，秦皇山頭相見、相識、相知到今天，整整十年，這對同學、詩友，這對至誠至愛的戀人終於走到了一起。

結婚典禮是那樣的寒慘，沒有鮮花，沒有鼓樂。新娘的結婚禮服、皮鞋是從一位姓李的同學那裡借的，新郎的長袍是臨時向一位包車夫租的。新房就設在朱生豪姑媽住的那八平方公尺的小閣樓上。因為沒有像樣的擺設，使得介紹人夏承燾先生題寫的「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條幅顯得更加醒目。是的，為了成就朱生豪事業，這位已發表了不少詩作、寫了不少小說、被《現代》雜誌主編施蛰存稱為「不下冰心女士之才能」的才女，決定犧牲自己的事業，全力輔助朱生豪，做一名名副其實的「柴米夫人」了。

新婚，沒有使這對才子佳人嘗到甘甜。他們處于生活無著，貧困潦倒的境地。為了解決生計問題，為了能繼續從事譯莎工作，他們不得不離開被戰亂踐踏得破爛不堪的上海，帶著他們的全部財富——那只藤箱，來到了她的家鄉常熟。在她的娘家，朱生豪取出劫後餘生的莎氏原稿和兩本字典，終日閉門不出，埋頭翻譯莎集。

一切都是從頭開始。有限的資料大大增加了翻譯難度，但憑朱生豪的才智、勤奮，再加上有她的輔助，一道道難關被攻克了。不到半年，莎氏九種「喜劇」全部補譯完畢。第一輯「喜劇」

完稿後，便又馬不停蹄地譯第二輯「悲劇」。然而，他們所處的環境異常惡劣。常熟是日軍的清鄉區，城內城外崗哨林立，遍地羅網，子彈不時劃過低空擦身而過，生命、生活無法保障。為了免遭不測，她和他又提著那只藤箱回到了嘉興南門東米棚下的朱氏老屋。

閃爍流星靈魂相伴

在事業上他們是大富翁，可是生活上他們卻太清貧太清貧了。先前，常熟她娘家還有些接濟，但隨著戰亂紛起，娘家的家業一天天衰敗，終於落到了自身難保的地步。僅有的經濟來源斷了，只能靠朱生豪一點微薄的稿費收入勉強度日。這時，朱生豪的姑媽、表姊也從上海遷來避難，一下子添了兩張閒嘴，加上物價飛漲，他們的日子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

為了生存下去，他們只好把一個銅鈔掰成兩個用，該省的都省了。一盞煤油燈是夜間讀書寫作的唯一照明工具；洗衣服買不起肥皂，有時只好用荊條樹葉將就；刷牙沒有牙粉，就用食鹽替代。連朱生豪理髮也由她用剪刀代勞。

一位鄰居實在看不下去了，便上門向他們建議：「×縣教育局的負責人××是你們之江大學的同學，你們去找找他，謀個職位吧，不然這日子難過哇。」

鄰居的一番苦心卻激怒了朱生豪，他顧不得斯文，在桌上重重地擊了一掌說：「哼，要我到日偽那裡去求情討飯吃，不如到媽媽那裡去吃西北風去！」

盡管生活如此艱辛、窘迫，但朱生豪對翻譯莎劇卻一刻也不懈怠。他在忠實於原著的基礎上，把博大精深的中國詩詞修養，滲透於字裡行間，做到了洋詩中化，使英國「天才詩人」的戲劇更具神韻，更顯魅力。

譯啊譯，他從早到晚，握筆不輟，連一天三餐的粥飯也由她送去。此時的她，真正當起了「柴米夫人」，買米、燒飯、買菜，照顧有病的小叔……那時她還懷著孩子，但爲了掙幾文錢貼補家用，這位從來沒有動過針頭線腦的大家閨秀，挺著日益隆起的大肚子，到街坊的成衣店領取衣物，代爲拆補。

「清如，你試著把莎劇中的《亨利五世》譯出來吧。」朱生豪看著愛妻整天爲生計忙忙碌碌，實在於心不忍。

「哦……我不行。」她淒然一笑，拒絕了。凝望著愛妻那張面露菜色的臉，朱生豪的心一陣陣絞痛，他像孩子般嗷嗷哭泣起來。他知道，不是她不行，論才學，他們兩人不相上下。她是爲了能讓自己潛心譯莎，心甘情愿犧牲自己的事業呀！「清清，你是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莎翁的劇作譯完後，我不要什麼名人來作序，我要你給我寫序！」朱生豪發自內心地說。

生活的重壓沒有抑制朱生豪譯莎的成果，他雖是「一架沒有吸足油的機器」，但他的運轉速度卻一天比一天驚人。他從一天譯三千字上升至一天譯八千字。第二輯「悲劇」譯完了，第三輯「雜劇」中的《理查二世》等四卷譯成了。

可是，貧困交加和過度的勞累無情地摧毀了

朱生豪的健康。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當他譯到《亨利五世》卷時，突然肋骨疼痛，發起高熱，並伴有咳嗽和手足痙攣的現象。在這之前，他的身體已有異常現象，曾幾次臥病在床，但爲了省時省錢，他抵死也不讓她上街去請醫生。

這一次說什麼也不能延誤了，她不顧他的反對，連忙到街上請醫爲他診治。結論是可怕的：「結核性胸膜炎，加有肺結核、腸結核合併症。」肺病，在當時就是現在的癌症啊！痛苦咬噬著朱生豪的心，也咬噬著她的心。盡管她天天給他服藥打針，用愛去撫慰他那受傷的心靈，但無情的病魔還是一天天糾纏，一天天肆虐。

「夫以譯莎之艱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畢生精力，殆已盡於茲矣。」日益虛弱的身體使朱生豪再也無力握筆了。他躺在病床上，後悔萬分地對她說：「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拚著命也要把它譯完。」

臨終前的一天，他艱難地從病床上欠起身，憐愛地撫摸著她的頭髮，輕輕地、輕輕地念叨：「要是我死了，好友，請你親手替我寫一墓志銘，因爲我只愛你的那一手「孩子字」，不要寫在什麼碑版上，請寫在你的心上，「這裡安眠著一個古怪的孤獨的孩子。」

「朱朱，不會的，你不會死的，你的事業還沒有完成，上帝也會伸出手來救你的！」她捧著他的頭顱，強壓著悲痛哽咽著，大顆大顆的淚珠滴洒在朱生豪的頭上。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寒風蕭瑟，淫雨敲擊著東米棚下那座敝廠，古老的小四合院

，形同枯槁的朱生豪躺在那張跡跡斑斑的鐵床上，兩眼含淚直視，口中含糊不清地用英語背誦著莎士比亞戲劇台詞。忽然，他身子一陣痙攣，右手緊緊抓住她，高聲喚道：「清清，我走了！」旋即，一團凝固的鮮血從嘴裡噴出，一分鐘後，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趴在床沿上的她握著他的手，不敢哭，也不敢喊。她默默地凝視著床頭那盞明灰灰的青燈，凝視著藤箱裡那一疊還未譯完的莎士比亞戲劇英文原稿，一陣暈厥，癱倒在地。

朱生豪，這位稱得上魯迅所說的「於中國有益，在中國留存」的文壇翻譯巨星，裝著非凡的學問，裝著對舊中國的滿腔怨恨，在落泊、困苦和貧病中墮落了。

那年他三十二歲。

宋清如手捧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亞全集》，淚如泉湧，她哽咽著說：「朱朱，古怪孤獨的孩子，你可以含笑九泉了……。」

他如天幕上一顆閃爍的流星，匆匆來匆匆去，拋下了只有三十二歲的她，留下了一個剛滿週歲的兒子朱尚剛。

打擊！巨大的打擊！她的頭髮一下子白了許多，她的身子一下子瘦小了許多。多少個風雨之夜，她就這樣靠在先生的書桌上。她與他的照片與他的手跡與他的情書與他的鋼筆與他的藤箱……與他的靈魂相伴。

「生來相愛不容易，死後相愛尤可難」。她病了，病得很重，但她最終沒有被擊倒！

悼亡點燃生命火炬

爲了使《莎士比亞戲劇》的譯稿得於見天日，她要振作精神，把全部的激情，全部的愛傾注在先生未竟的事業上。

少抱凌雲志，長無利祿心；
淵明誠所愛，終覺屈原親；
風高識勁木，多難見忠貞；
筆鋒鋒敵偽，浩氣凜然存；
未知生有樂，豈怨死可悲；
卻憐莎翁劇，譯筆竟功賁；
但求生有用，遑計身後名；
南湖風月夜，魂兮且長吟；

這首蕩氣回腸的《悼生豪》的詩，是她當時心靈深處的獨白，是生死相愛的傾訴，也是點燃希望的火炬！

她廢寢忘食地整理、修訂朱生豪的遺著；她爲朱譯《莎士比亞全集》的問世到處奔走、呼吁。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她撰寫的《朱生豪與莎士比亞》一文在上海《文藝春秋》上刊登。一九四七年，世界書局先後出版了朱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三輯。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誕生了。她從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她投書給首都北京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看了她的信後，喜出望外，立即親筆寫了一封長信追稿。隨即，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精兵強將，重新修整了朱譯《莎士比亞戲劇》三十一種，於一九五四年八月出齊發行。許多不相信中國人會譯出高質量莎士比亞劇作的外國莎氏研究者們爲之驚訝，爲之震撼！

手捧朱生豪的譯著，她激動得大哭起來。「朱朱，你十年的磨難，十年的艱辛，十年的心血終於結出了沉甸甸的碩果。」

當人民文學出版社寄給她大額稿酬時，她分文不取，退回出版社。當出版社拒收時，她又把這筆巨款捐獻給了朱生豪的故鄉嘉興市政府、秀州中學等單位。她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繼承和發揮了朱生豪的愛國主義思想。

爲盡快了卻先生臨走前囑咐的「要讓《莎士比亞全集》早日問世」的遺愿，一九五五年，已被人民政府妥善安置在杭州商業學校當教師的她，告假一年，前往四川，在朱生豪的胞弟朱文振先生的協助下，著手翻譯朱生豪未及譯成的六種歷史劇。生活環境有了大大改善，但與朱生豪翻譯莎士比亞戲劇那時相比，她的心情似乎更加沉重。她每譯完一章，都要面對先生的遺像念上幾遍，念著念著，她的喉嚨就像塞滿了什麼東西一樣……

一九六四年，正當人民文學出版社著手對朱生豪的譯作進行全面校訂補正，準備出版《莎士比亞全集》時，一場人所共知的災難和浩劫使計畫流產了。她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天的慘景。幾個情緒激昂的「紅衛兵」衝進她的家，在房間裡翻箱倒櫃查「封資修」。突然，一個女孩子從她的床下拖出了那只藤箱。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要知道，這裡面裝著先生的部分遺稿，裝著她譯好的五個半莎士比亞歷史劇啊！

「把它清理出去，燒了！」一個稚嫩的聲音高叫著。

「不能，不能把它毀了，你們還是孩子，你們不懂事，這是英國文學巨擘莎士比亞劇的翻譯稿。求求你們還給我，還給我吧，這是我的生命啊！」她像瘋了一般，抓住一名「紅衛兵」的衣袖苦苦地哀求著。然而，在一群自以爲破壞文化就是捍衛革命的無知而狂熱的年輕人面前，她的哀求適得其反。她眼睜睜地看著那些凝結著她的血和淚，她的情與愛的寶貴的文稿，被愚昧、瘋狂的火焰吞噬了。

她的心碎了，她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等待是漫長的，但她所期待的春天終於來臨了。一九七八年，祖國上空籠罩的陰霾撥清了，被「四人幫」摧殘的文化事業也得到了恢復。就在這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力量，把朱生豪翻譯的三十一卷莎翁戲劇連同補譯的六個歷史劇及其詩歌如數出齊。《莎士比亞全集》中譯本終於問世了。這也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外國文學家全集。湛藍的天空，碧綠的大地。

嘉興西里河畔，這裡曾突起過一座並不起眼的、孤零零的墓，如今墓已不復存在。現爲嘉興市文聯名譽主席、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會成員的朱清如，雙膝跪地，望著被樓群掩映的那座心中的墓，把一本新版的《莎士比亞全集》中的《暴風雨》卷，放在了青草萋萋的黑土地上，然後劃亮火柴。立時，散發著油墨香味的火苗舐著風兒，化爲縷縷青煙升向天國。

「朱朱，古怪的孤獨的孩子，今天，莎翁傑作已在中國大地上發出特有的光輝，你不再孤獨，你可以含笑九泉了！」